

WENYIXIANGJUNBAIJIWENKU

文艺
湘军

百家文库

儿童文学方阵

庞 敏 卷

惟楚有材



PDG

儿童文学方阵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
儿童文学方阵

责任编辑:陈仿麟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200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00千

ISBN 7-5404-2425-7/1·1813

本方阵定价:158.40元 本册定价:19.8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龙敏

我们来到旧奶奶的墓园旁边，隔着篱笆，
看见旧奶奶在园子里锄草。干渔东在她后面的
竹竿上。

妹妹躲在篱笆上，小声说：“怎么这么小？”

旧奶奶闻声抬起头：“孩子们，你们在干什
么呢？”

“我们出来看看，旧奶奶！”

“进来吧，孩子们。”

我们走到园子里，旧奶奶停来锄头，双
眼着说：“人老了，眼睛不中用，整天作孽。”

“怎么啦，旧奶奶？”

“锄到一个空漏洞，一锄下去，锄到一个大
老鼠！”旧奶奶摇摇头：“锄到一个老鼠有什么用，
看着它的三个崽，心是^倒是难受的！”

“旧奶奶，（给我们）吧。”妹妹不在意的说。

总 序

文选德

文艺的繁荣、文明的进步，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每日每时的创造，也需要对创造成果的检视和总结。这也是文化积累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这样，那些闪烁着美与智慧之光的创造性劳动才不致被岁月的长河湮灭，文明的火炬才会代代相传。中国古代早有修典的传统，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正是通过一部又一部规模宏大的典藏而得以保存、流传的。这使今天的中国人受益匪浅，为之自豪。

为庆祝湖南省文联成立五十周年，迎接全省第七次文代会的召开，省文联的同志们组织出版了这套《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盛事。入选此套文库的作者，除一部分德高望重、成果丰硕的老文艺家外，大多是我省当前较有影响、十分活跃并且颇具潜力的中青年文艺家。作为文艺湘军的中坚力量，他们生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投身澎湃向前的生活洪流，文思泉涌，才情迸发，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为当代湖南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以文库的形式，将他们的创造性成果结集出版，是很有

必要的。这套文库，与此前我们组织出版的《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当代湖南戏剧作家选集》、《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一起，构成了当代湖南文坛艺苑蔚为壮观的整体图景。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艺术在我国从来就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框架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而文艺，则是这先进文化中最为五彩斑斓、动人心弦的因子。不管时代怎么发展、社会怎么变化，优秀的文艺作品，总会具有不朽的生命力，总会在民族的心灵中留下恒久不灭的投影。我相信，这套文库的出版，将不仅仅是给历史留下一份档案，某种程度上对未来的文艺创作也会具有典范和启示的意义，它必将进一步激发湖湘热土上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激情，使湖南的文学艺术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在新千年的地平线上，杰出的文学艺术将如日中天，光华夺目。让我们怀着庄严的心情，踏着坚实的步履，迎接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是为序。

2000年5月于长沙

目
录

总序（文选德） /001

小 说

淡淡的白梅 /001

忆母亲 /014

人家的奶奶 /021

猫妈妈和它的鼠孩子 /031

第一个男孩 /037

- 演戏 /042
蓝蓝的火苗 /047
孤独的丑小孩 /055
爱的教育 /063
拜节 /068
要逃跑的孩子 /073
张国庆 /079
和亲家 /083
家家酒 /087
跳房子 /092
玩泥巴 /097
允许迟到 /102
外公莫笑 /106
十五的灯 /109
花衣裳和裁缝师傅 /112
蔓儿 /117
独唱 /127
成熟季节 /142

散 文

- 烟雨梦 /168
野孩子的歌 /170
流浪和流浪的人 /174

- 力子 /179
长江边上的渔夫 /182
小孤山纪游 /184
老人魂 /188
纸船 /191
桂花痴 /193
忘记与不能忘记 /195
小枣树 /197
初见小频 /200
珍妈妈的梧桐树 /202
鸭子的家族 /205
太阳神 /207
湘西少年 /211
放河灯 /221
艺术的守望者 /225
又去凌云塔 /231
五月的故事 /234
一个民办教师的故事 /237
独白 /244

庞敏主要著作目录 /252

总跋（谭 谈） /253

淡淡的白梅

一夜，清水平了小桥。

我垂下小木桶，轻轻荡开浮在水面的树叶、花瓣，挑起一担水。

路还有些滑。

刚走进门槛，就听见父亲房里有人说话。

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心里一跳。我悄悄放下扁担，立在门边，却听见满哥的声音：“万一归总拜托你了！”他是后面那个商店里煮饭的，常常托我父亲外出采购时帮他带些东西回来。

我松了口气，坐在灶脚下，默默挽草把。那女人声音很轻柔，却又不嗲声嗲气，我听着这声音，平心静气揣摸着她的模样。

还是很小的时候，妈妈和父亲非常厉害地吵了架。妈妈的嘴被父亲打得流了血，眼里淌了许多泪。后来，妈妈一直不见了。据说她和一个瘦瘦的男人一起走了，到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去了。一去就是好几年，爹爹说她再也回不来

了。我妈妈很漂亮很好，我常常很想她，可是我最心疼爹爹，家里的活儿太多了，父亲实在忙不过来。于是我休了学，和父亲努力支撑着家庭。

过了些日子，父亲常常不回家。有一回还带来个嗲声嗲气的女人。那女人老围着我转，手指纤纤，说要帮我干活；又悄悄问我，给我找个后妈怎么样？我气坏了，举起扫帚，硬是将那个女人赶出去了。从此，小村谁都知道陈家有个小凶神，谁都用异样的眼光瞧我，我才不在乎呢！

我跪在父亲面前，我说只要不找后妈，我不再读书，累死也情愿。父亲抱着我，说决不给我找后妈了。把旧灶也拆了，垒了个矮矮的小灶。我再也不用搭凳子煮饭、喂猪了。我满意地做家务活，完了，一个人有滋有味地想这想那……

“呀”地一声，父亲的房门开了。父亲说笑着跟他们出去。我跳起来：“爹，你到哪里去？”

三个人停住了。

“送送客人。”父亲说。

那个柔声柔气的女人看了满哥一眼，抿着嘴笑。

满哥冲我做个鬼脸。

她走到我面前，蹲下来：“喂，你跟我玩去好么？”她看着我。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眼睛——使我浑身感到舒坦，我竟对她轻松地微微一笑。

“真的，你到我那里去玩吧。一直沿你屋前的小河走，拐个弯，就看见一棵很大的树，树上，还有个好大的鸟窝呢！我工作的那商店，就在槐树下。”

我听着，鼻子里溜溜儿很酸很酸。

她伸出一个食指，歪着头望我：“你读三年级了，对

不?”

我点点头。她穿一件粉红的确良衬衫，前襟，还用银线绣了枝淡淡的白梅花。

“往后，要叫她阿姨。”旁边的父亲这样吩咐我。满哥双臂抱胸，却不看我。

“梅姨。”我痴痴呼唤，恍如天外之音。

她抬起脸，眼睛亮亮，看着我：“怎么？你叫我梅姨？”

我瞅一眼她胸前那枝白梅花，有些得意地笑了。

她一把搂起我：“你知道不？你有好聪明好逗人喜爱！”

我的伙伴们都不和我玩，他们说我太痴，太呆。我就一个人默默地玩。我家房子后面是一片坡地，长了许多槐树，还有一棵桃树。爹爹说了，明年就有大大的桃子吃。槐树上垂下许多小辫子，风一来，就轻轻儿摇，悠悠儿晃，那气味好香好香。

我常常坐在槐树下，睁着眼睛做梦。梦见梅姨竟看我了！我掬一捧落叶，放在她面前，她便坐下看我用木块块搭一些高高低低的房子，她却搭了部火车，说她和我就坐在这车上，到地下去看妈妈，一路上还可以采到许多好看的花。我说那花一定是神仙变的，只要一戴上就变得和梅姨一样好看……

一片叶子落在我脸上。我眨眨眼，槐树下只坐着我一个人，只我一个人坐在槐树下。

好些日子，我总暗暗想起梅姨。但是，我不敢去看她，虽然商店离我家很近。我不去，我不去呵，我要等，等我栽的芙蓉花开，等有一天能遇见她……

小木桥下的流水，缓缓而无声地流淌着。村里人大都在

这儿洗衣服。

有天上午，小辉妈说：“后面商店里那个女娃子常从这木桥上经过哩。”

“到哪去？”小河里不知谁问了一句。

我的心顿时跳得好响好响。我将双脚伸进水里，装着洗脚的样子，随手扯着河边的花枝枝，眼睛却盯着水中的木桥，辨认着桥上行人。

等了好久。我想：梅姨不会来了。她怎么会到这小桥上 come 呢？也许，也许是小辉妈骗我的。

我眼里一阵发潮，手里的花儿被我一瓣瓣扯下，飘进小河水里，静静地流走了。

这时，仿佛有一片花瓣在放大在模糊，朦胧成一个美丽的身影，我慢慢抬起头：

梅姨！

周围的杨树叶，停止了摇动。我不敢出声，眼睁睁看着她快要走到桥心了，我猛然使劲蹬开河水，同时，颤颤悠悠叫了声：“梅姨！”

——她没有停下来。

她没有听见。

她仍那么轻盈地走。

我觉得灵魂也出了窍。站起身，追到她面前：“梅姨！”

她愣了一愣，便翘起鼻子挤挤眼睛，笑模笑样看着我。“在这里玩？”

我有点不好意思。

她凝视着我手上的花，十分惋惜。“这么好看的花，干嘛把它扯了？”她轻轻接过我手中的花梗。

“你等等，我去给你采一大把来！”我飞快地跑下小木

桥。

她追在后面喊：“小心，莫被刺扎了！”

我钻进齐腰深的草丛里，专拣那粉红的采，不一会，我就把一大把花举到她面前：“给你”！

她乐得手舞足蹈：“一人一半！”

夜里，睡的朦朦胧胧。父亲俯在耳边说：“瞧瞧，你梅姨给带来的。”说着，将一个纸盒子塞进被子里。

我拱起被子，打开纸盒。嗨呀，一整盒饼干！饼干上画着好些胖胖的小猪、小鸡、小鸭，还有小手小脚的毛伢子、细妹子。这一下，我有好多伙伴了！我坐起来，吃掉了一只骄傲的小公鸡，一只爱撒娇的小肥猪，一只嘎嘎直叫唤的小鸭子。我把剩下的小猪关在一起，把小鸡关在一起，把小鸭子关在一起，又各派了两个毛伢子、细妹子去照看它们。它们有伙伴，我也有伙伴了。我望着傻呵呵的小鸡、小鸭、小猪们，禁不住掩着口，悄悄地笑了。

没过几天，我就忍不住到梅姨那里去了。

槐树是那样那样高，那样那样绿，鸟儿住在上面，幸福地歌唱。

梅姨牵着我的手，围着树儿绕圈圈，数着树身上的节疤子。黄昏，看着梅姨转身离我而去，我心里就涌起一阵焦急：我还有好多话没和梅姨讲呢！

于是，我常常去那里了，且常常到梅姨那里睡上一晚两晚。梅姨的床真软和。我像一只小猫，偎在梅姨旁边。

梅姨给我讲故事，还叫我读诗唱歌。她的嗓音，听着总感到暖烘烘的。夜半醒来，梅姨的手还在轻轻地抚摸我。我缩缩身子，挤在梅姨身边：梅姨，我要赶快长大！等我长大

了，就让你像一棵小树似的，整天和我在一起。那时，我就买好多好多玩具送给你！”

梅姨的眼睛里满是温柔。这温柔让我感到浑身滋长一种力量。我的眼睛大起来，大得像梅姨的眼睛，梅姨的姐姐的眼睛。我如痴如醉地搂着她，感受着她芬芳而温暖的奇异气息。我是多么喜欢她！

有一天，梅姨那同学来了。她长得很好看，进门就亲亲热热说个没完没了。梅姨静静听着，却时不时看我一眼，对我笑一笑。我站在壁角里，不知怎么是好。那同学唠唠嘴：“她是谁？”

梅姨看着她，笑眯眯地说：“我的好朋友。”

那同学瞟我一眼，压低声音在梅姨耳边说着什么，一副开心的样子。一会儿，我看到梅姨白她一眼，脸上变得很不好看。

那同学又大声说：“嗨！你看，我哥从北京带回来的！”她拿出好些小吃放在梅姨面前。“尝尝，这可是我哥带给你的。”说罢，拆开一袋，挑了块递到梅姨手里。那香味好浓好浓，一直钻进我心里，喉咙里生出许多小手，抓得痒痒的，唾液在积极地涌现。我虽然低着头，但我闭上眼睛都能想象得出那同学饱口饱嘴的惬意劲儿。

梅姨不自然地笑了：“你来，吃这块大的。”她伸出手里那块。

我怯怯地走过去，手在衣襟上轻轻搓了几下，小心地伸出手去。

“哎呀，别碰我！”那同学一闪，惊叫一声。

我吓懵了。慢慢收回我的手。我不知道我是否碰着了那波光颤颤的衣服。

她盯我一眼，又转头对梅姨说：“她弄脏了我的衣服。”

梅姨渐渐合拢着眼睛。

我站在那一大堆小吃面前，勾着头，看着膝盖上两块鼓面似的补钉，我一下子感到自己变得那么丑陋那么气短。泪水，从眼眶里大滴大滴流出来。

梅姨在我面前蹲下来，轻轻拭干我两颊的泪水，用世界上那种最温柔的声音说：“别哭啊，别哭。”她轻轻搂起我，贴在我耳边说：“梅姨给你做新衣裳，那种粉红粉红的衣裳。”

这时，那同学抓起那些小吃扔进挎包里，“啐”一口，摔门而去。

梅姨也不看她，紧紧地抱着我。

我第一次有了一套最漂亮的粉红粉红的衣裳。

小燕子飞去又飞来。

我又上学了。梅姨送我一只崭新的帆布书包。每每放学回家就见梅姨或是在叠衣裳，或是扫地什么的。她和父亲老是咕咕哝哝，好像有什么话总也说不完似的。有天早晨，梅姨给我梳好小辫子，又扎了两条鲜艳的蝴蝶结，我冲镜子里扮个鬼脸，满心里兴奋。

父亲和梅姨相视一笑。

我跑到我房间里放下书包，我多么想赶快跑到学校里，让小朋友们都羡慕我的蝴蝶结，可我更想让梅姨看着我走出大门，走到大路上，走到小朋友中间，而梅姨仍能认出我。走到父亲房门口，我轻轻停下了：父亲在给梅姨梳头发。父亲那粗大的手指握着粉红色的梳子，那么轻柔那么专注。梅姨的头发垂下来，直到腰际，像一块华贵的披肩。父亲好像